

试析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起源与实质

章 勇

(四川外语学院 成都学院, 成都 611731)

摘要: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起源与实质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通过对《存在与时间》、《现象学之基本问题》和《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等著作的分析可知,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实质不是从“存在与时间”转向“时间与存在”,而是向“本有”的转向。

关键词:存在问题;海德格尔;本有;转向

中图分类号:B516.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4-0010-08

海德格尔的思想是否存在一个转向?如果有,那么这个转向如何发生?转向的实质是什么?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评价海德格尔思想,因而显得相当重要,但国内学界却众说纷纭。比如,关于转向,叶秀山先生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没有转向,“他的思想是一贯的,……实际上,除了个别用语(有的当然是关键的用语,如‘Denken’)外,他的思想已在《存在与时间》、《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这两部著作中完成”^{[1]156}。孙周兴先生区分了前期海德格尔和后期海德格尔,并认为“所谓‘转向’,应该是一条道路(即通向‘存在之邻’的道路——引者注)上的‘转向’”^{[2]88}。彭富春先生则依据博德将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区分为三个阶段,其特征分别是:世界性、历史性和语言性^{[3]5}。本文试图从对海德格尔诸文本的分析出发就此问题做初步探讨。

一 海德格尔思想的起点

在写于 1963 年的《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一文中,海德格尔就自己如何走上思想道路的回忆说:“自 1907 年以来,布伦塔诺的论文《论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者的多重含义》(1862 年),就是我最初笨拙地尝试去专研哲学的拐杖了。当时,下面这些问题曾以相当含混的方式困扰着我: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

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存在?”^①的确,自此以后,存在问题(Seinsfrage)就成为海德格尔终生入思的唯一问题。尽管如此,但直到 1927 年发表的《存在与时间》中明确提出存在问题之前,海德格尔在如何提问上经历了长达近 20 年的艰难思索。

在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存在问题的引导下,海德格尔最早的哲学探索是从逻辑问题开始的。在 1915 年写的一篇简历中,海德格尔说:“至今逻辑都是我最感兴趣的哲学学科。……我对哲学的信念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我渐渐认识到,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保存下来的思想财富应该进一步加以分析和利用,让它产生更多的成果。所以,在我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中,联系逻辑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以现代逻辑和经院哲学——亚里士多德的基本观点——为指导,为进一步的研究寻找基础。”^②1913 年的博士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和 1915 年的教职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说》探讨的都是逻辑学问题。前者在批判心理主义的判断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判断中系词(“是”,sein)的意义即有效;后者通过对邓·司各特范畴意义学说的现象学阐释,指出范畴理论应建立在新的生命

收稿日期:2012-02-18

作者简介:章勇(1980—),男,湖北潜江人,四川外语学院成都学院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近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即实际生命)之上才有意义。从博士论文到教职论文的变化不容忽视。海德格尔说,通过对黑格尔、费希特和狄尔泰等哲学家的思想的研究,使其对数学的偏好和对历史学的反感从根本上得到了消除,“我意识到,哲学既不应该片面地以数学为左右,也不应该以历史学为左右”^[4]。正是由于对历史学的兴趣,才使得海德格尔开始研究中世纪哲学家邓·司各特,并由此转向生命哲学,从而有了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可能性。而在之前,海德格尔对当时的生命哲学是反感的^{[4]67-68}。从这两篇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不论是博士论文还是教职论文,海德格尔最为关注的都是系词(“是”,sein)问题,虽然只是在传统形而上学之逻辑学的判断和范畴学说的范围内,但是海德格尔已经开始试图处理他所关心的存在问题了,并将范畴和判断理论的基础问题引向实际生命。在教职论文中,甚至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开始试图综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解释学。

1919—1923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海德格尔实现了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在1919年战时补教学期的讲座《哲学观念和世界观问题》中,海氏从实际生命的“问题体验”和“周围世界体验”出发探寻前理论、前世界的“原一东西”(Ur-etwas)。这种“原一东西”“伸展于那个尚未被差异化的、还不是世界性的‘生命领域’”^{[5]4}。在《宗教生活现象学》(1920/1921冬季学期)中,海德格尔将自己的现象学方法明确界定为“形式显示或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形式显示是一种防御(Abwehr),一种先行的保证(Sicherung),使得实行特征依然保持开放。这种预防措施必然性是从实际生命经验的沉沦性趋向中得出来的,实际生命经验总是有滑向客观化因素之中的危险,而我们却必须从中把现象提取出来”^{[5]73}。在写于1922年的《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即“那托普报告”)一文中,海德格尔通过对解释之处境的探索将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实际生命的存在即人类此在(Dasein),并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真理即无蔽(Aletheia)^{[5]79}。在1923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3]中,海氏提出存在论必须是现象学的,而现象学必须是“实际性的解释学”,进一步将现象学与解释学结合起来,并具体展开了对实际生命(人类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在其中,《存在与时间》的论题已呼之欲出。

通过以上简要概述,我们不难发现,从学生时代到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海德格尔的哲学探索已从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问题转向对作为前理论、前世界的人类实际生命和此在的探讨,其独特的现象学方法为“形式显示”^[4],但存在问题的提出仍然付诸阙如。在《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海德格尔还说传统存在论的根本缺陷之一,是“阻断了走向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在者,即此在的通道,而哲学就‘是’(ist)来自于此在和为了此在的”^{[6]3}。由此可见,此时的海德格尔仍然在为提出问题做准备,还在为冲破传统存在论的藩篱而艰难思索,但离提出存在问题为期不远了。

二 存在问题的提出

1927年《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无疑给海德格尔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正是在此书中,存在问题作为久被遗忘的问题而被重新提出。“当你们用到‘是’或‘存在’这样的词,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7]1}。柏拉图《智者篇》中的这段话被海德格尔置于《存在与时间》的扉页。存在的意义问题曾使希腊哲学家思殚力竭,如今却无人问津。而经过近20年哲学探索的海德格尔现在终于能正面提出这个问题了。因此,《存在与时间》可视为海德格尔前期思考的总结之作。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存在只有在某种存在者的领会中才“存在”。因此,我们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就必须从存在者中逼问出它的存在来,而这种存在者是能对存在发问并对存在有所领会的存在者即此在。“存在的意义问题的突出而透彻的提法要求我们事先就某种存在者(此在)的存在来对这种存在者加以解说”^{[7]9}。因此,要追问存在的意义必须首先从能发问能领会存在的此在的生存即展开中获得视野。海德格尔认为当我们问“存在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栖身在对“是”(“存在”)的某种领会之中了;而此在是这样一种存在者,这个存在者在它的存在中与这个存在本身发生交涉,因而此在较其他存在者有优先地位,此在与之发生交涉的那个存在即生存(Existenz)。生存即去存在(Zu-sein),此在的生存具有向来我属性(Jemeinigkeit)。此在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身,总是从它的可能性来领会自己,组成生存之结构的联系被称为生存论建构,对此在的生存论结构

的分析构成基础存在论。此在的生存论结构被规定为“在世界中存在”或“在世”(“In-Der-Welt-Sein”),“在世”这一结构的源始整体性即“操心”(Sorge),“操心”的源始统一性在于“时间性”(Zeitlichkeit),因此“时间性”即此在之存在的意义。“时间性”不是一个存在者,“时间性”是指将来、曾在、当前等诸种绽出的到时,在“时间性”中将来具有优先地位。正是因为“时间性”的这种绽出的特性,海德格尔后来也将此在的生存称之为绽出之生存(Ek-sistenz)^{[8]218}。

但是,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即基础存在论“仅仅把此在的存在提出来,而不曾阐释存在的意义。这一分析毋宁是要做好准备工作,以便崭露借以最源始地解释存在的视野”^{[7]20}。也就是说,以时间性为其源始统一性的基础存在论只是为阐释存在的意义问题做准备的。所以《存在与时间》结尾才有此一问:“从源始时间到存在的意义有路可循吗?时间本身是否公开自己即存在的视野?”^{[7]494}按照《存在与时间》导论的计划,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获得了时间性这一源始时间的新视域后,应转入以时间性为视野对存在本身的意义之探讨。第一部分第三篇“时间与存在”正是准备回答这个问题的。但众所周知,《存在与时间》仅完成第一部分前两篇即“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和“此在与时间性”,终止于此在之基本结构的源始统一的时间性,并且终成残篇。

不过,正是在《存在与时间》出版的同年,海德格尔在1927年夏季学期的马堡讲座《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开篇即说,本讲座是“《存在与时间》第一部第三篇的修订稿”^{[9]2}。但此讲座的结构已不同于《存在与时间》的构想,“而是借助了一个新的、被历史引导的开始”^{[9]454-455}。并且导论所设定的计划同样未能完成。海德格尔后来常说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转向正是在此讲座中展开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转向并非本有(Ereignis)之转向。在此讲座中,海德格尔重申“存在是哲学真正的和唯一的主题”^{[9]12}。并首次公开了“存在论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海德格尔说:“我们称之为存在论差异,亦即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区分。只有先把存在与存在者,而非一存在者与另一存在者区别开,我们才能进入哲学的问题域。”^{[9]19}而只有阐明时间性如何使存在与存在者的可区别性得以可能,才能澄清存在论差异和存在问题。而这正是《现象学之

基本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在《存在与时间》的结尾处,海德格尔说:“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始到时方式使对一般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7]494}而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这种作为领会存在意义之视野的时间性被称之为时-间性。海德格尔说:“存在论作为从时间出发对存在意义的规定,其基本的问题就是时-间性。”^{[9]19}“只要时间性自身作为存在领悟以及存在论本身的可能条件成了主题,那么术语所意指的就是时-间性。时-间性这个术语应当表明,生存分析论中的时间性展示了我们由之领会存在的境域。”^{[9]306-307}“时-间性乃是时间性本身之最本源的时间化(Zeitigung)。”^{[9]414}所谓“时间性的时间化”是指时间性的自身筹划,也是本真此在的自身筹划^{[9]423}。正是作为时间性绽出之到时的时-间性才使此在对存在之意义的领会得以可能。此在对存在的领会根植于此在的超越性之中,此在的生存本身即意味着超出,此在是超越者。超越性之本源寓于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即“在世”之中^⑤。而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奠基于时间性,也就是说,“在一世界中一存在之超越性植根于时间性之本源的绽出一境域性(ekstatisch-horizontale)统一(即时-间性——引者注)之中”^{[9]414}。因此,此在对存在意义的领会就根植于“时间性之本源的绽出一境域性统一”即时-间性中,而此在对存在意义的领会即对存在论差异(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的领会。“此在——既然它生存——领会了存在且对存在者有所施为。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别存在于此,潜存在此在及其生存之中,即使没有被明确知晓。(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别存在于此,也就是说,该区别具有此在之存在方式,该区别属于生存。……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别乃是时间性之时间化中被时间化的。因为这个区别早已经基于时间性随同时间性把自己时间化,以某种方式被筹划亦即被揭示,它才能专门地被揭晓,才能作为被知晓者而被发问,又作为被发问者而被探究,乃至作为被探究者得以概念化”^{[9]437}。所以,按照《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的思路,绽出的时间性的自身筹划或时间化(即时-间性)使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得以可能。正是在此在(尤其是本真的此在)的生存中,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才被领会到,才可能将存在作为问题提出来。此在之此(Da)是存在问题的发生场

所。存在问题在此被领会为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即存在论差异。

至此,我们可以说作为时间性的自身筹划或时间化的“时—间性”是比“时间性”更为本真的时间性。时—间性更加强调的是三维时间的到时的时间性的到时,这不难让我们想到,后期海德格尔在《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1936—1938年)中所给出的“时间—空间”(Zeit—Raum)概念和在“时间与存在”演讲(1962年)中所给出的“本真的时间就是四维的”“四维时间”^⑥。但还不能与之等同起来,因为“时间—空间”、“四维时间”是从存在本身出发的,而时—间性是作为存在在此在中发生的境域而言。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时间—空间”或“四维时间”概念,但已经呼之欲出了。这的确如海德格尔所言,实乃思之事情的规定也。因为《存在与时间》的生存论分析所获得的此在的时间性是庸常时间的原初境域,但是从存在的意义问题出发,相对于时—间性而言,时间性仍是非本真的。所以,此在的时间性要更加源始地追溯到时—间性上去,此在之存在也要更源始地追溯到存在本身。正如在《存在与时间》中,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获得源始时间性,然后以此视野更源始地重演生存论分析一样,后期海德格尔在思得本有^[10]之更本源的存在之后,之前的生存论分析甚至包括历史上的存在论(生存论分析本身就要求解构存在论历史)更需重演^⑦。而现在海德格尔还在如何从此在思存在问题上上下下求索。如果对海德格尔而言哲学的唯一问题即存在,那么转向势在必行,不仅是从“存在与时间”转向“时间与存在”,更要转向作为本有的存在本身。

我们发现,《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分析所获得的此在之源始时间性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成为存在问题(存在论差异)发生的境域或场所。的确如海德格尔所言,从“存在与时间”^⑧转向“时间与存在”,存在问题得以真正出场。存在之意义在此在之此中发生,被此在领会为存在论差异。存在在与此在的关联中被思考。

三 海德格尔思想的“转向”

如果通常所谓的“转向”(Kehre)是指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转向,那么,在《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中,“转向”已经发生。但问题是,海德格尔后来说:“……绽出一境域性的(ekstatisch—horizontale)时间性,绝非就是所寻求的与存在问题相应

的时间之最本己因素。”“转向首先不是追问之思中的一个过程;它属于通过‘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之类的标题来命名的事态本身(即存在问题——引者注)。因此之故,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上引段落中说:‘这里整个都倒转了’。‘整个’——这就是说:‘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的事态。转向在事态本身中运作。”“在转向之思中,《存在与时间》的问题提法却以一种决定性的方式得到了补充。……这种补充也只是带来对此一在的充分规定,亦即从存在本身之真理而来得到思考的人之本质的充分规定。……您所追问的转向之‘发生’就‘是’存在之为存在(Seyn als Solches)。它唯从转向而来才能得到思考。这种转向并不具有特别的发生方式。而毋宁说,存在与时间、时间与存在之间的转向取决于如何有存在、如何有时间。关于这个‘有’(Es gibt),我在‘时间与存在’这个演讲中曾试着言说一二。”^{[11]141,144,145—146}

以上三段引文至少澄清了如下问题:首先,以《存在与时间》为发端的此在生存论结构的分析并不能通达存在问题^⑨,即便到了《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直接以此在之源始时间性为视野的对存在的领会也不是最源始的,对存在的领会仍在此在之视域内,最源始者只有存在本身;其次,因此“转向”不是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的转向,而是依据存在问题之实事本身的倒转,也就是说必须从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来重思“存在与时间”和“时间与存在”标题下的实事内容即存在问题,而不再是从此在出发领会存在;最后,按海德格尔的指引,在演讲“时间与存在”中认为使“存在”与“时间”得以可能的那个“有”乃“本有”这个“它”(Es)给出(Geben)的^⑩。“本有”就是海德格尔所思的那个存在本身。所以,转向的实质应是从此在思存在向思存在本身即思“本有”的转向。这的确是一种“倒转”。因为从此在思存在,始终在此在之时间性的视域内,而思存在本身则不同,存在之真理发生于此,才有此在的领会,此在只是应和存在之天命发生,在这里此在归属于存在。从存在思此在当然是一种“倒转”。只有从作为“本有”的存在本身这个更源始者出发,此在之绽出的生存才能更源始地得到理解,而非从此在的视野去思存在。这种“倒转”和《存在与时间》中在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中获得源始时间性后,再从时间性重新阐释此在的生存论结构是同样的道理,但意义更为深

远。

这一转向是在作于 1936 至 1938 年的《哲学献文(从本有而来)》(以下简称《哲学献文》)中展开的^①。海德格尔后来回忆说:“自 1936 年以来本有(Ereignis)就成了我的思想的主导词语。”^{[12]370}《哲学献文》就是从本有而来的第一次道说。在《哲学献文》中,海德格尔明确说:“存在问题即存在(Seyn)之真理问题。……存在不再能够从存在者而来得到思考,它必须从其自身而来得到思考。”^②

那么,该如何从存在自身来思考呢?海德格尔说,从“本有”而来。何谓本有?本有即存在之“本现”(Wesung, essential swaying)。存在之本现即存在之真理即存在之历史,思存在之真理也即是对存在历史的入思。这种思是未来之思。未来之思被存在之真理所居有(ereignen, enownment),所以存在之真理被思为“本有”。未来之思从存在之真理而来,重建存在者之本质。哲学必须从形而上学向存在历史之思过渡。未来之思正是这种思想一通道(Gedanken-gang)^{[13]3}。未来之思通过发问朝向西方思想的另一开端。这一开端是从与唯一的第一开端的关系而来的唯一的另外开端。就朝向另一开端而言,未来之思即开端之思。从第一开端过渡到另一开端来说,未来之思同时也是过渡之思。过渡之思把存在之真理的最初“本现”和最极端的未来带入对话,在对话中将存在之“本现”带向语词^{[13]3-5}。

“能带向语词者,将只能是在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的相互‘传送’中被问及和被思及者,此一‘传送’乃出于存在在其遭受遗忘的急迫困境中的存在(Seyn, be-ing)的‘回响’,而‘回响’又是为了‘跳跃’,‘跳跃’则发生于朝向其真理之‘建基’的存在中,以便作为‘最后之神’的‘未来者’的准备”^{[13]6}。回响(Der Anklang, echo)、传送(Das Zuspield, playing-forth)、跳跃(Der Sprung, leap)、建基(Die Gründung, grounding)、未来者(Die zu-Künftigen, the ones to come)、最后之神(Der Letzte Gott, the last god)正是《哲学献文》中的六个接缝或关节(Fuge, jointure)。海德格尔说,这六道接缝都出于“本有”之不同本质领域,言说着同一者(das Selbe)^{[13]57}。

《哲学献文》从“本有”之六道接缝而来,道说存在之真理的历史性发生^③。第一道接缝即“回响”。回响即本有在存在弃让(Seinverlassenheit)之急迫

下的存在之“回响”。在“惊惧”中,思认识到在机巧(Machenschaft)的统治下,存在已经离弃了存在者。思在“惊惧”和“敬畏”中敞开一道“裂隙”,在思的“敬畏”的敞开中,存在在它的隐逸中回响。思经验到存在作为隐逸的发生,这隐逸伴随着一种急迫性,让存在历史性地发生。

第二道接缝即“传送”。传送即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之间的传送。在“回响”中,思对存在弃让的经验既指引着第一开端的的历史,又指引着另一开端。开端在互相联系中被思考。通过思的重新觉醒,第一开端被带到另一开端的决定性际会中。存在之回响被思为历史性的本有。它既经历着始于第一开端的存在弃让(存在之发生被对存在者的追问所掩盖),又必须将存在之真理的本质性发生再次带入历史的敞开之中。它是一种强迫的急迫,驱使思去准备基础,为另一开端的可能性做准备。

第三道接缝即“跳跃”。第一开端与另一开端之间的传送即准备着跳跃。跳跃是最大胆的行动。跳跃要敢于跳入存在之历史,进入存在之真理。跳跃首次开启出“那种与在其完满本现中作为本有的存在的归属”^{[13]161}。存在历史在跳跃中被敞开,是存在作为本有的发生领域。在跳跃中,思经验到它本己的被本有所居有^④。思发现它归属于存在,应答存在的召唤,去思那个出现在存在之弃让的强迫的急迫中的存在。通过为存在之真理的去蔽状态建基一个时间一空间,西方历史的另一开端得有可能。

第四个接缝即“建基”。建基有两层含义。首先,存在之真理自身的作为去基础(abgründig)的建基即本有的建基;其次,即从隐逸而来形成的一种强迫的呼唤,在此一在(Da-sein)^⑤中建立一个历史性的时间一空间。在此一在中的建基是对存在的去基础的、建基着的本有的召唤的回应。本有之转向(Kehre des Ereignisses)就发生在存在的有所居有的召唤和此一在的被居有的回应之间。存在之真理在跳跃中被达到,在驻留于这真理之际被保持敞开,此一在就展开了存在之真理的本质发生。这需要人,人是存在之真理的寻访者、保真者和看护者。

第五道接缝即“未来者”。未来者经受着作为隐逸的存在的发生,并且让这一发生得以发生。在其中,人让存在之真理不仅作为隐逸而发生,而且作为一个有所居有的本有得以发生^⑥,而人就在这个有所居有的本有中开始去与最后之神相关联。荷尔德

林就是未来者。

第六个接缝即“最后之神”。最后之神绝非基督教的上帝,也非希腊之诸神。最后之神更不是一个实存(存在者),而是在本有中的可能发生。最后之神是最长久的先行,同时也是最深的开端。最后之神暗示着被存在彻底弃让的强迫之紧迫的经验的回响。

从以上对《哲学献文》的简要概述,我们发现,海德格尔已经明确开始从存在本身入思了。从存在本身来思考,即从本有而来思存在之本现即存在之真理即存在之历史。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存在与时间》作为领会存在的生存着的此在不再具有优先性地位,相反,是被存在所规定,被本有所居有。此在对存在的领会是应和存在之真理的发生。存在自身的显隐差异化运作才是此在对存在的领会之源。的确,一切都“倒转”了。但转向(Kehre)还不仅仅如此。从《哲学献文》而来,转向至少有四层意义。首先,转向是“本有的转向”(Kehre des Ereignisses),“本有的转向”是其他一切转向的隐秘基础^①。其次,转向是西方历史从第一开端向另一开端的转向,即从形而上学到存在历史之思的转向^[13]。再次,转向也是存在与人的关系的转向,从此在的优先地位转向此在对存在的归属,被本有所居有。最后,转向当然也是海德格尔思想前后期的转向。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从《存在与时间》到《时间与存在》进而到本有的道路”^[14]。因此,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

存在一个所谓转向的话,那这个转向不是从“存在与时间”转向“时间与存在”,而是本有之转向,并且在其终身的入思中,存在问题一以贯之。

在《哲学献文》之后,海德格尔从本有而来对存在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索和探讨。无论是对技术的批判还是对作为第一开端的形而上学的经受和克服,对本有之道说于诗人和诗言的探索,还是对古希腊语源及其存在之初始经验的倾听,甚至于对最后之神的期待,都是从第一开端而来、朝向另一开端而去的准备。海德格尔自己就是一个被存在所归属的此一在,那个未来者。被存在的强迫的急迫所驱使、所召唤,任其思应和于存在之真理的发生并为其奠基,为另一开端之可能做准备。晚年海德格尔在给自己的全集写的前言的草稿中总结说:“全集将以不同方式显示出,在对多义的存在问题所作的变动不居的追问的道路之野上的一种行进(Unterwegs)。……(对存在问题——引者注)作探寻式的追问——此即实行返回步伐(der Schritt zurück),返回到隐匿面前,返回而入于命名者的道说(返回乃思想道路的特性,而非时间——历史学上的)。”^[15]思想对存在的追问要实行返回步伐。何谓返回步伐?“返回步伐从那个未被思的东西,也即从差异之为差异,进入有待思的东西之中”,“从形而上学而来进入形而上学之本质中”^[53]。返回步伐是一条漫长的道路,通向存在问题的道路。

注释:

- ①参见:海德格尔《我进入现象学之路》,选自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0页;海德格尔多次提到布伦塔诺此书对自己的决定性影响。另见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选自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2页;海德格尔《一个序言——致理查森的信》,选自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孙周兴、陈小文、余明锋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39页。
- ②转引自:靳西平《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 ③何卫平认为:“《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是对‘那托普报告’的发展,是《存在与时间》先行预备性的分析。”(见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之译者序,何卫平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其实,不能忽视的还有《存在与时间》的第一稿即1924年的《时间概念》(海氏全集第64卷)和第二稿即1925年的《时间概念史导论》(海氏全集第20卷)。特别是《时间概念史导论》对澄清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之关系,以及海德格尔自身思想的形成都有重要价值(参见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译者前言,欧东明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 ④张祥龙和李章印甚至认为“形式显示”方法是海德格尔前后期一以贯之的方法。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2-103页;李章印《解构一指引:海德格尔现象学及其神学意蕴》,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150页。
- ⑤关于此在的超越性,以及其超越性如何根植于其生存论结构,可参见海德格尔《论根据的本质》。
- ⑥参见: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 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18页。

- ⑦海德格尔在直接思存在本身即思本有(Ereignis)后对此在的“重演”,可参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海德格尔《路标》,第439-450页;海德格尔《一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课的记录》,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第33-38页;另可参见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李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39、59-66页。
- ⑧其实确切地说是“此在与时间性”,因为《存在与时间》终止于“此在与时间性”。
- ⑨张志扬注意到《存在与时间》中的四重边界(见张志扬《Dasein的佯谬》,载于张志扬《语言空间》,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142页)。赵卫国的分析也注意到:“正是这种(时间性结构和时-间性结构——引者注)丰富的勾连环节所能揭示的东西的整体仍然具有的局限性,才促使了从整体上诗意地言表 Ereignis之发生的进一步转折。”(见赵卫国《海德格尔的时间与时·间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 ⑩此处可参见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和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事实上,《时间与存在》中的“本有(Ereignis)之思”的确是“更原始地去构成《存在与时间》的课题。而这意味着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
- ⑪按照海德格尔的提示,1930年的“论真理的本质”就对转向有所洞察(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值得注意的是,在1943年版《论真理的本质》第五节末有一个注释说:“第五、六节之间,向(本有中成其本质的)转向的跳跃。”第五节论真理的本质,第六节开始则是对遮蔽之非真理的探讨。其中谈到真理的原初的非本质中的“非”,指示着尚未被经验的存在之真理。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将要思考的存在本身。但真正全面、彻底的转向发生在《哲学献文》中。
- ⑫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 本文对《哲学献文》的引用参照了柯小刚的译文。柯译文见 <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6061>。注意在《哲学献文》中海德格尔用18世纪的古德文词 Seyn 来取代 Sein,以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之存在,后来更用在 Sein 上打叉的方式来标示存在。中文通常将 Seyn 译为“存有”(孙周兴),以区别于“存在”并和“本有”相关。亦有研究者译为“存在”(张汝伦)。考虑到海德格尔思想的形而上学相关性,笔者在行文中统一为“存在”,但仍需注意,海德格尔所思之“存在”从《存在与时间》开始就已经不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了。
- ⑬以下对《哲学献文》的概述,参考了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孙周兴《后神学中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载于《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
- ⑭这也是人之此一在(Da-sein)的被归属性。
- ⑮后期海德格尔常用 Da-sein 代替 Dasein,这同样也是出于非形而上学的考虑,转向之需要。Da-sein 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位置或场所,本有(Ereignis)转向的转折点。在《哲学献文》中,此在甚至不再专指人。Da-sein 归属于 Seyn,听从 Seyn 的召唤。参见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 ⑯存在在形而上学即西方历史的第一开端中作为隐逸而发生,而存在在其真理中作为本有(Ereignis)而发生则预示着另一开端。参见瓦莱加-诺伊《海德格尔〈哲学献文〉导论》。
- ⑰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86. 另见孙周兴,《后神学中的神思——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中的上帝问题》(《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孙周兴在此文中就特别谈了转向的这四重含义。

参考文献:

- [1]叶秀山.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2]孙周兴. 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彭富春. 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 [4]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 来自德国的大师——海德格尔和他的时代[M]. 靳希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5]海德格尔.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M]. 孙周兴译.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 [6]海德格尔. 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M]. 何卫平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 北京:三联书店,2006.
- [8]海德格尔. 论真理的本质[M]//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9]海德格尔.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M]. 丁耘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 [10]孙周兴.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译名讨论[J]. 世界哲学,2009,(4).
- [11]海德格尔. 一个序言——致理查森的信[M]//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 孙周兴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12]海德格尔.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M]//海德格尔. 路标.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3]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M].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and Kenneth Ma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14]海德格尔. 一次关于《时间与存在》的讨论课的记录[M]//海德格尔. 面向思的事情.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5]孙周兴. 语言存在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6]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M]//海德格尔. 同一与差异. 孙周兴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On the Origi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urning of Heidegger's Thought

ZHANG Yong

(Chengdu Institute of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 The origi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turning of Heidegger's thought is a divergent problem. In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Being and Time*,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and other works, the autho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turning of Heidegger's thought is not from "being and time" to "time and being", but the turning of "enowning".

Key words: the problem of being; Heidegger; enowing; the turning

[责任编辑: 苏雪梅]

● 学界视野

庹继光教授《公正审判权视阈下的传媒介入监督研究》出版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庹继光新著《公正审判权视阈下的传媒介入监督研究》,由四川师范大学科研处、文学院提供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该书系作者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完成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传媒介入对公正审判权实现的影响》修改而成,侧重研究舆论监督、传媒介入对司法公正的影响,对公正审判权实现的促进及阻碍。全书的学术价值及实践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厘清了客观报道与传媒介入的分界线,较为清晰地界定了“传媒介入”的概念;第二,客观地辨析了传媒介入对于公正审判权实现带来的利弊;第三,自觉以相对合理主义的态度处理现实问题,借鉴其导师龙宗智教授“相对合理主义”的理念,对推进传媒与司法的良性互动提出了一些渐进性举措,强调了现实可行性。

庹继光教授近年来先后从事新闻传播学、法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该书是作者近年来推出的第六部专著,也是其法律传播系列中的第三部专著,他此前推出的两部专著《法律传播导论》和《法治视野下的司法传媒和谐论》,分别获四川省教育厅社科奖、四川省政府社科奖。(邢哲希)